



書叢地史年青

傳的波里加

著稼學鄭



版出社版出年青

行發店書提拔京南

目次

- 一、十九世紀初的意大利
- 二、家庭及幼年生活
- 三、聖·喬里亞諾事變及亡命南美
- 四、對巴西戰爭
- 五、女傑安妮他
- 六、蒙德維多共和國的鬥士
- 七、庇護第九的變政
- 八、一八四八年的革命
- 九、羅馬共和國
- 一〇、撒丁尼亞王國
- 一一、阿爾卑義勇軍的戰績
- 一二、北意統一
- 一三、遠征西西里

加里波利的傳

加里波的傳

- 一四、會師那不勒斯
- 一五、規復羅馬之失敗
- 一六、偉大中的最偉大者

一 十九世紀初的意大利

本書主人翁約瑟·加里波的(Giuseppe Garibaldi)的祖國，是在人類史中，佔光榮燦爛一頁的意大利，那裏，有支配中世紀歐羅巴的羅馬，有令遊客徘徊不忍去的威尼斯。這似長靴形的國土，是西歐文化的搖籃，不僅有文藝復興，震動全歐的思想，且有偉大但丁(Dante)的「神曲」，成爲當日西歐知識分子精神上的寶藏。在歷史中，她的盛名，和希臘並列。但她的遭遇，也和希臘一樣，自羅馬帝國滅亡後，夷爲異族的外府。

到十八世紀末，法蘭西人假拿破崙之手，支配意大利。意大利民族，在拿破崙統治下，雖然充當外族榨取的對象，却有代價——牠是初期革命的拿破崙戰爭的結果：鏟除過去由市府制度，教皇威力，所形成之根深蒂固的割据政權。意大利接受拿破崙給與的禮物，在精神上發生了一個民族觀念。賴着這個觀念的生長，後來，成千成萬的意大利的先覺者，爲他們所欲拯救的祖國，流最後的一滴血。

被放逐於厄爾巴(Elba)的拿破崙，于一八一四年十月，曾對他的臣僚和擁戴者發表對於意大利統一問題的意見，說：『余欲使意大利成爲一統一之國家，余欲使現今所缺乏之風俗習慣之統一，深印於彼等之腦中。此事將爲余畢生所作冒險事業中之最難者』

——二十年中，意大利將有三千萬人口，從而可成爲世界上最強之國』（馬克勒蘭著「近代意大利史」商務版第九頁）。

「統一意大利」，雖然曾構成拿破崙一時思索的問題，但他並未爲牠而努力。更壞的，結束「拿破崙階段」的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，爲着是在意大利民族最大敵人——奧大利的首相梅特涅導演下，所以，對於意大利的統一，不僅未投一瞥的視淺，而且使「意大利是地理上的名詞」一句話，名副其實。

被維也納會議塗畫的意大利地圖，是如此：哈布斯堡（Hapsburg）的奧大利佔領倫巴抵（Lombardy）威尼西亞（Venetia），特稜提諾（Trentino）和達爾馬提亞（Dalmatia）；唯「意大利人血統的皮德門（Piedmont）王，統治西北部，撒丁尼亞（Sardinia）和薩伏衣（Savoy）；波旁（Bourbon）王朝的斐迪南一世（Ferdinand I）統治南部之那不勒斯（Naples）及西西里（Sicily）；中部被分爲教皇領地，多斯加尼（Tuscany）大公國及摩德拿（Modena）盧加（Lucca），帕爾馬（Parma）小公國。由於教皇的選舉否認權，操在被稱爲「教庭寵女」奧大利的手裏，和摩德拿的大公，係屬於哈布斯堡家的斐迪南三世；我們可總一句話說：意大利，除皮德門王所統治外，不過是波旁的法國，和哈布斯堡的奧國的殖民地而已！

在這一情形下的意大利，我們可如此描寫她的實際面容：關稅壁壘林立，商人局限

於各國家的境內，商業無從發達，文字傳播極爲困難，書籍更難刊行。有技巧的工匠，有才幹的律師，有能力的官吏，他們活動的範圍，也不過是小小的國家，而且還受種種難堪的限制，政治上的黑暗，和烏雲一樣，遮遍長靴形的半島；人民被奪去集會結社，演說及寫作的權力，而統治者却有揮霍和徵收苛捐雜稅的天賦自由。在教皇統治區域內，還加上愚民的教育，暴虐的教士，和類似宗教法庭的法律，享有無上威權的警察，隨時可以搜查人民的住宅，隨地可以檢舉他所認爲應該狩獵的人民。意大利人像一條魚，不是生活在水裏，而是游於沸騰的鍋中！

除非擁有光榮歷史的意大利，確成爲『地理上的名詞』；除非在人類史中，擁有燦爛一頁的意大利人，確繼巴比倫後，成爲歷史博物院的陳列物；那麼，誰也不能剝奪意大利人的反抗，最初起而反抗外族統治的，是燒炭黨（Carbonari）人。

燒炭黨是自稱爲『燃炭夫』人們的祕密結社，牠的目的是驅逐外族建立立憲政體，牠對外的名義是一個盛行於十九世紀歐洲，且爲各國統治者所利用以神祕的誇張的儀式而馳名之『互助團』（*Tricmasony*）。牠的黨員，散佈全國。勢力最大的，是以暴政聞名於全歐的兩西西里王國，依拉發里那（*La Trina*）在他的『意大利史』（*Scorial Italia*）所述，僅僅這一王國的燒炭黨員，已達八十萬人，就是似獵狗的偵探和別的暴力，也不能阻止牠的發展。到一八二〇年正月，該黨在西班牙暴動，迫斐迪南七世承認一八一二

年的憲法。

革命浪潮由之捲到地中海來。首先響應的，是皮德門。三月十日早，軍官帕爾馬 (Palma) 率熱內亞部隊要求『國王與西班牙憲法』(The King and The Spanish Constitution)，次日成立「意大利王國的臨時政府，並對奧宣戰。維克多愛麥虞限一世 (Victor Emmanuel) 被迫把王位讓給他的兄弟查理費力斯 (Charles Felix)，因為這新王遠居摩德拿，另以卡力格南王子 (Prince de Carignan) —— 他就是我們後來所要說之查理阿爾拔 (Charles Albert) 王——任攝政，他于三月十四日，宣佈承認西班牙的憲法。

這個命令，是阿爾拔以攝政名義宣佈的，到新王費力斯登位，他立即于四月三日下午詔否認他。並成立軍事法庭，從事懲辦那些叛亂的人物。在五日内，他審判一七八人，內中被處死刑及沒收財產的佔六十名，餘倖逃脫。卡力格南王子急速奔往摩德拿，再由之匿居佛羅稜斯 (Florence)。這一舉動，等於他放棄皮德門的王位，他爲牠經常地法使之手求援于法帝路易十八 (Louis XVIII)。路易賜書安慰他道：『他不用駭怕，我注意你的利益，我不許任何人——除了你自己充當皮德門王』。

革命的火焰，延佈于那不勒斯。統治者斐迪南一世是『西班牙的王子』，雖曾宣誓實行西班牙的憲法，却仍舊厲行專制。七月二日，騎兵隊青年軍官莫勒利 (Morelli) 進攻那不勒斯，要求憲法，燒炭黨領袖加格里爾摩丕伯 (Guglielmo Pepe) 起而響應他，這種

力量，已足驚慌暴君斐迪南一世，迫他于七月七日下午諭，說：『由於他的自由意志』，願制定憲法——但同時却奔起來巴克（Lagbarr）求援于奧大利。

相信歐羅巴革命已經絕滅的梅特涅，不能不受理斐迪南的哀求。翌年正月，奧兵深入意境，乘勝于四月二十三日攻佔那不勒斯城，接斐迪南回京，廢止他所頒佈的憲法，並厲行反動及屠殺護憲者。

同時，路易十八追隨梅特涅之後，派兵撲滅西班牙的革命，卡力格南王子，爲着法皇維持其王位的諾言，願爲前驅，充當擲彈兵。無需說：西班牙的憲法，最後被掛在法軍的刺刀之上！於是，燒炭黨五年來的希望：那不勒斯及皮德門與西班牙有同一的憲法，成爲幻影。

一八三一年四月，費力斯病死，卡力格南王子繼位，稱查理阿爾拔，奧大利爲着他曾宣佈承認西班牙的憲法，稱他爲燒炭黨員；而燒炭黨爲他勾結法國，却稱之爲賣國者，但另有一些人，却幻想他負擔統一意大利的大業。無需說，阿爾拔不會充當這些愛國主義者的領袖，更糟的，他還「拘捕」和屠殺的命令去報答他們，於是，有一大批志他以鮮紅的血，祭阿爾拔統治的旗幟。在許多殉難者中，有安特烈亞，福祭里（Andrea V. ochieri）烈士，當他走上刑台前，審判官要他經過姊妹妻子的住宅，還希望他懺悔他的愛國，但他苦笑地高呼：『他們已忘却，世界上還有些別的東西，我愛牠，更甚于姊妹

，妻或子，牠就是意大利，意大利萬歲！』這個呼聲，感動了尼司的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，他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加里波的。

二 家庭及幼年生活

一八〇七年七月二十二日，現屬法國的尼司(Nice)拿破崙部下大將麥森那(Massena)住宅裏，產生一位爲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而奮鬥，且爲當時全歐羅巴人士所敬仰的大英雄，他的大名叫做約瑟。加里波的。

多門尼柯·加里波的(Domenico Gorbaldi)，是他的父親。這位以地中海波浪爲生活鬥爭對象的老人從我們大英雄的祖父手中，遺傳下來的唯一財產，是舟和操舟的技術，他雖然豪爽地揮金如土，但他並未曾把貧窮和他先代的遺產一起傳給他的兒子。他沒有送他的兒子到當時上等人士子弟所應送的學校，他也沒有給他的兒子以當時上等人所應有的教育——充當寄生虫似的小教士。在他眼中，一望無限的大海，是少年人最好的學校，在險惡波濤中如履平地的行舟，是少年人最好的教育。謝謝這老人給與的兩個條件，意大利統一運動的大英雄加里波的的歷史中，留着受後代贊歎的功業。

羅薩·拉奇安多(Rosa Ragundo)，是他的母親，他對她的印象和感激，在法國大文

豪亞歷山大·仲馬(Alexander Duma)所編「加里波的回憶錄」(The Memoirs of Giuseppe Garibaldi)中寫道：『說到我的母親，我帶驕傲地宣稱，她是一切婦人的範模。自然每個爲人子的，對他的母親，應說我所說的話，但恐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完全自滿地說了牠』(註)，她的慈悲心腸，給她的兒子爲人類抱不平，而忘其一身；她的大無畏精神，給她的兒子，于滔天大浪中，於槍林彈雨中，終其一生；她的愛國心，給她的兒子，以意大利民族的獨立自由，爲終身的職業，受這一偉大婦人教養的男兒，能夠爲破碎的意大利恢復羅馬時代的傳統光榮，那決不是偶然的。

(註)一九三一年紐約亞波立吞(D. Appleton)公司出版加爾尼(R. S. Garnett)氏譯本第三十二頁，下簡稱「回憶錄」。

少年加里波的具有一般兒童所缺乏的天性：他既具有慈悲心腸，愛惜萬物，又有義俠心，拯人於危，他的仁慈心，於遊戲中，表現出來——「我記得，某日，捉到一隻蟋蟀，我把牠帶到我的寢室；在那裏，我玩弄牠，折斷牠的一足，由於我的疏忽，或由於兒童時代的粗暴，我爲這而痛苦，我自閉於室中數小時，大聲哭泣」(「回憶錄」第三十三頁)——他的義俠心，或爲同時期一般兒童所樂道及讚美的記錄——八歲時，某日，他和他的堂兄弟巴爾(Var)遊至河畔，見一浣衣婦失足墮水，他即奮不顧身，投入水中救活她。

少年加里波的的良師，不是構成他的家族之一成員的神父奇阿凡尼(Giovanni)，而是教他讀羅馬史及意大利文的亞連那(M. Arena)。當時接近法國的尼司，一般人對於子弟，常疏忽這兩宗每個忠於自己國族所應有給他後代的教育。加里波的家庭，能與衆不同，由之，誰敢以「舟人之子」視加里波的？

少年加里波的猶富冒險心。他和他的同伴，曾自乘漁船，企圖駛赴大城市熱內亞(Genoa)，不幸被目擊的教士告知他的父親，致中途折回。依他晚年的自述：『也許爲着這一事實，我對於教士少有同情心』（同上第三十四頁）。

老加里波的不是不給他兒子，過着和他同樣的生活，是爲着他的年齡還未到獨自操舟的時候，但他終背反老加里波的主張，在大航海家斐森提(Angelo Perino)指導下，作處女航，駛往奧狄塞(Odessa)。

航海是愛國心的天然訓練，航海的生活，如旗幟的識別，如身歷各商埠的刺激，時使人記起祖國。但當尼司人沈於猶太人的生活，『此爲一生只有一個目的——賺錢』的生活，『誰會告訴他們有意大利呢？誰會指示他們，他們有一應該復仇及解放的祖國呢？沒有』（同上第三十五頁）。可是，本書的主人公幼年的生活，却是一個例外！

他是僅和一般航海者有同樣愛國心的訓練和刺激，而且於第二次隨他的父親航行時，還到過他讀歷史時所仰慕的羅馬；看他的追憶這歷史的名地吧；『羅馬啊！除是一個

古代的熱戀情人，和世界之都之外，這城市對我還有什麼呢？一位被貶的皇后，是的，但由她的毀壞，廣大，崇高，宏偉，還浮現一個光輝的掠影——令人回憶於過去的偉大』（同上第三十六頁）。他對這荒涼的景象和愚頑的教皇統治感到灰心嗎？不，他反由追懷過去光榮的歷史，而激憤于當時之外族的橫行，強鄰壓迫她，『爲着她的人民，生而偉大，並曾充當諸國家的文明前驅，文明的燈塔』！『羅馬喲！當我想到她的不幸，她的衰落，她的磨難，對我，她就變爲神聖，並超越別的一切事物。我竭我靈魂所有的熱忱去愛她，不僅愛她許多世紀前，她的崇高鬥爭，偉大性，還有她最微末的事蹟，牠之貯藏于我的胸中，像寶藏於一所黃金屋』。『總一句話說……對我羅馬是意大利統一的一個而且是唯一象徵』（同上）。

過着航海生涯的加里波的，曾遇暴風，曾從海盜的襲擊中逃生，也都是我們意中事，可不說牠。由他的家傳航海技術，和他的手力，不久之後，他便一躍爲航行地中海一帶的船長了。

依加里波的自述，一直到二十四歲止（即在一八三〇年前），他不斷地搜覓訪問關於再造意大利的人和事變，但都毫無所得，幸有一次，當他航行塔干洛格（Taganrog）時，他發現船客中，有一位是意大利的愛國志士，加里波的方知道爲意大利民族獨立而奮鬥者的生活，方明白意大利諸事變的真相。當時加氏的心境，依其自述是如此：『我極

鄭重地宣稱，當哥倫布(Christopher Columbus)——在大西洋中迷失方向，受他的同伴的威脅，他向他們請求延長三天——到最後一天完了，聽到「陸地啣！」的喊聲時，所有的幸福，並不超過我。當我聽到祖國一字的發音時，和當我遠望第一個燈塔火光——一八三〇年法國革命——的射綫時，我說，他並不比我更加幸福。」(同上第三十八頁。)

他不僅從愛國志士的口口，聽到祖國的狀況，和爲祖國而奮鬥者的可歌可泣的事蹟，他在另一次航行君士坦丁堡中，遇見伊美爾·巴律特(Emile Barrault)所領導的一羣聖·西蒙主義者(Saint Simonians)，他以爲這些人，都是爲一種新宗教而鬥爭的被迫害使徒，他對他們表着同情，並因之和他們的領袖會談。會談使他的思想範圍展開，不再局限于意大利，他所討論的對象，擴及于全人類的重大問題，後來，他自供道：「總而言之，使徒爲我指證；保衛他的祖國的人，或且攻擊別國的人，不過是一個兵卒；但他宣稱：一個人因爲變爲國際主義者，把別人的國家，作爲他自己的，並對每個爲反暴政而鬥爭的人，獻與他的寶劍和鮮血者，是一位英雄」(同上第三十九頁)，也許由于這一次聖西蒙主義者的一席話，使他後日當亡命南美時，冒萬死爲共和軍而鬥爭。

三 聖·喬里亞諾事變及亡命南美

受愛國志士啓導的加里波的，知道本國有革命的組織，叫做燒炭黨；知道有一新的革命領袖，叫做馬志尼（J. Mazzini）。他多方設法和牠發生關係，並親聆他的訓導。有志事竟成！一八三三年，當他的船停泊馬賽（Marseilles）時，經他的朋友柯維（Covi）的介紹，和馬氏會見。

馬志尼是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的理論家，又是百折不撓的共和主義者，受意大利傳統文化的推動，被但丁「神曲」的感誘，他自幼年起就參加燒炭黨的活動，並因之被政府所放逐，流放的他，在國外未曾一刻放棄他的義務，牠就是復活有歷史光榮的意大利。於是，用他的文學天才，宣傳民族革命，經他的充滿熱情和煽動性的文字，喚醒每個有祖國觀念的意大利青年。受他的奮鬥精神和舉着血與淚的文字感動的青年，趨集他的旗下。他的大名和他的新組織——少年意大利（Young Italy），遂成為當時每個青年從事民族革命的象徵。開始時候，也只感覺驅逐外族，對於何種政體，還沒有成見。到一八四八年後，經過種種的考驗——希望教皇庇護第九（Pius IX）的改革，幻想撒丁尼亞王阿爾拔的領導——失敗後，他的主觀，認為舊的勢力，都不足與言革命；革命只有那些青年人；而這些青年人合於潮流的鵠的，是建立統一的意大利共和國。他由之，變為澈底的共和主義者。當加里波的會見他時，他的共和思想，還未曾像化石一樣地凝成，但他的熱情，他的豪爽，他的誠摯，他的辯才，他的學問，已足償還加里波的對他所懷謁的夙願。

，加里波的對這剛毅不計成敗的大人物，用下面的字句，表現他的印象：『我不是對馬志尼發表一個意見；但可允許我說：自把他應得的桂冠加在他的額上後，現在人民又把皇冠加在他的頭上，難道他不配戴牠嗎？』（同上第四十頁），自這次會見起，爲統一意大利民族而奮鬥的兩大英雄，一直合作至羅馬共和國滅亡止。

當加里波的會見馬志尼時，適在皮德門暴動失敗的時候。這一革命領袖，在他的「少年意大利」機關報上呼號：『意大利人民啊！若使我們值得保持我們名字的光榮，必須把我們的血和皮德門殉難者的血，滲混一起的日子，已經到了』。愛國主義者接受他的導師的號召，準備再舉。

暴動需要一個軍事的指揮官，大衆背反馬志尼的意見，公推曾參加波蘭獨立革命的拉摩稜諾(Ramorino)。一切準備完成於一八三三年九月，但拉氏一再推辭。把牠延至翌年正月，約定分軍兩路，會師於聖。喬里亞諾(San Giuliano)進攻皮德門。經不起熱內亞政府的壓迫，拉摩稜諾解散他的部隊，馬志尼不得不亡命瑞士。這曇花一現的暴動，法國人把牠叫做「聖。喬里亞諾事變」。

當事變進行中，加里波的的任務是運動水兵——因爲他是海軍的一等兵，奪佔軍艦，響應革命軍。可是，當熱內亞軍隊壓迫拉摩稜諾的部隊時，海岸戒嚴，佈滿兵士。加里波和他的同志，還未動手，便成爲守衛者捕捉的對象。他急速逃匿於附近的水菓店

中，主婦同情他的舉動，給他喬裝鄉人，晚八時離開熱內亞，時在一八三四年二月五日。

經過十日的困苦，他抵達尼司，不敢驚動老母，寄居姑母家一日，再冒大雨泅渡凡爾河(River Var)而入法境。避關吏的扣留，又十日，至馬賽。閱報，知道他已被宣佈死刑，他不得不改名爲約瑟·怕尼(Joseph Pami)，一日後，方我到水手的職業，這時候他曾拯救失足墮海的十四歲青年，他曾航行奧狄塞，他又曾因霍亂盛行而服務醫院；最後，他經友人的介紹，乘船前往南美洲里沃·曾尼洛(Rio Janeiro)

在那裏，他結交患難的朋友羅西提(Rosetti)，再和里沃·格蘭德(Rio Grande)共和國的大總統般托。剛查利(Bento Gonzales)和他的秘書查姆比卡利(Zambeccari)，這兩個人都因居當地之巴西的俘虜，用大總統的荐書，加里波的參加里沃·格蘭德的共和國。里沃·格蘭德共和國是爲反巴西暴政而設立，該小共和國的人民正如自己的幸福而對巴西帝國舉行解放的戰爭。加里波的投軍的動機，純爲義俠心，毫無功利觀念；他沒有別的，只記憶着聖西門主義者所說的話：『把別人的國家，作爲他自己的，並對每個爲反暴政而鬥爭的人，獻與他的寶劍和鮮血者，是一位英雄』。

四 對巴西戰爭

加里波的對南美大國巴西宣戰的武器，是掛共和國旗幟，載重約三十噸，乘員十六人的三桅船「馬志尼號」。勇敢的他們，在距里沃·曾尼洛峽三英里處，毫不費力地奪取巴西的雙桅船。乘客把他們看做海盜。有一個葡萄牙富人，用珠寶向他贖命，他泰然地拒絕牠，並釋放他們，他將所得的勝利品，命名為「暴民號」(Farradilla)（暴民是巴西帝國侮辱小共和國人民的用語）——把武器等等，移藏其中，接着沈沒「馬志尼號」，駛赴烏拉圭(Nrugay)共和國的馬爾唐那多(Maldonado)，八日後，為避免當地政府的沒收，開赴耶蘇·馬利亞(Jesus Maria)。加里波的為購買牛肉，攜摩力基沃(Maurizio)乘木筏，深入內地，並獨步尋覓商販，時在一八三五年初。

在這曠野的農村中，他遇見一個婦人。因為要等待她丈夫回來，方能售賣她的閹牛，他於短促時間內，發現她是精通意大利文學的佳人。她為他朗讀但丁等的詩歌，他的歌聲使他忘却在筏待他回去的同伴。這個美景到他寫回憶錄時，還未忘懷。次日，他驅牛回木筏停泊處，並和摩力基沃宰牛運肉回雙桅船。

數日後，他們拔錨離開耶蘇·馬利亞，僅駛六英里航程，發現兩艘敵船，乘風前來。機警的加里波的立即下令開火。可是已聽到速降的呼聲，從敵船傳來。於是交換猛烈的砲火，在混亂中，有傑出鬥士居掌舵之職的斐沃蘭丁諾(Tioreutino)已飲彈而亡。他急速躍到舵邊，一粒無情的子彈又射中他的頸脈管，一小時後戰爭結果，敵船遠逃，他的